



















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  
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  
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  
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扣神以決  
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扣神  
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  
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漢四

廿八

卷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  
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  
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  
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致其所行  
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致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

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  
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  
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彖而釋之艮止也背非  
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  
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  
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 此章發明二

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也

通書後錄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乘差示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

矣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倣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

之類兮偏駁其宜且有鐘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好學論曰天地諸精得五行之粹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情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

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 諸儒序跋

晦菴後序云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

濂四

廿九

卷

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

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  
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  
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  
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  
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  
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  
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

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  
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  
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  
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  
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  
見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  
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修焉三紀  
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指之無傳竊不自量

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  
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  
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  
謹記

通書序略

胡宏

通書四十二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  
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  
於穆脩也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搏此

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  
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蓑長往不來者伍  
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  
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  
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  
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  
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爲种穆之  
學而止者哉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

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揚墨雅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

二語爲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叙而

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脩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安定胡宏謹序

通書後跋

祁寬

濂溪先生姓周名惇頤字茂叔世爲營道人少孤養於舅家以恩補官試吏郡縣以至持節外臺爲政力行其志所臨必有能聲卒官朝奉郎守尚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酷愛廬阜廼買田築室退樂濂溪之上人因以是稱

之名賢賦詠及墓誌所載皆專美其清尚而已先生歿洛陽二程先生唱學於時辯異端闢邪說自孟子而下鮮所許可獨以先生爲知道又云自聞道於先生而其學益明明道先生曰吾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得吾與點也之意伊川先生狀明道之行曰幼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推尊之如此於是世方以道學歸之



其後東坡蘇公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  
隅蓋謂此爾通書即其所著也始出於程門  
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初得于  
高後得于朱又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  
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舊  
本於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或云圖乃手  
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錯三十  
有六字疑則闕之夫老氏著道德五千言世  
稱微妙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刑  
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  
者宜盡心焉紹興甲子春正月武當祁寬  
謹題

太極圖通書後序

建安本

朱熹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壽陵零陵九江皆有本  
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  
它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

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指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之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旣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

祁寬居之云

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

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

如理性命

章之類

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復亦或

不能有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

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  
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  
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  
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合爲一篇以便  
觀者蓋世所傳先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  
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  
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  
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綴章緒餘與圖說

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  
有能得其真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  
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讀朱  
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  
穆脩而來而吾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  
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  
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  
圖以爲得之於人則决非种穆所及以爲非

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嘗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撥取以系于後云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謹記

又南康本

前人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

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  
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  
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  
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  
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  
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  
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  
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

日主人 三十一 兼四 四八

矣

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以太極圖傳種

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  
以種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其至  
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  
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  
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  
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  
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以陳忠  
公所著其一繫辨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  
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  
狙公之罔眾狙也觀此則其非先生所為  
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微經以辭  
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若也然諸  
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  
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

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  
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  
既未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  
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  
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  
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  
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  
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

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  
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  
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

其大者如蒲竭云屠茲剪弊如快刀健斧而  
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竭但云毋未  
葬而潘公所為鄭夫人誌乃為水蠶其墓而  
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竭又云慨然  
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  
云朝廷躡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  
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  
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

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

至於道

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

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

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

如柔如之當作柔亦

如之師友一章當為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

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叙濂溪命名之

說有失其本意者

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濂溪廣漢張拭所跋先生

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

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勇為熹言嘗至其處溪之原自為上下保先生

卷八

二六三

兼書

五十

卷

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之

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

也今按江州濂溪之上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

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

者

如蒲弼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

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之語蒲弼又稱其

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遊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

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種穆之傳

亦有未盡其曲折者

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

陽頌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  
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入地萬物之理  
鍾細幽明萬下精粗無所不貫嘗欲別加是  
於其始爲此圖以發其秘耳

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  
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  
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  
取舊衮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  
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淳熙己亥夏五  
月日

又延平本

前人

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  
十有九處然亦互有得失其兩條此本之誤  
當從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

師友章

當自道義者以

其十四條義我可兩通

當並存之如誠幾德章云理曰禮理一作禮禮作獲慎動

章云邪動

一作作化章

一作作章云有善此

一有是學焉

此下一曰有不善

一無此曰不

苟字



善

此下一樂章云優柔乎中

平一輕生敗倫

倫一

聖學章云請聞焉

作問

顏子章云獨何

心哉

作心一能化而齊

齊一作消

過章一作刑

章云不止即過焉

作即一

其三條九江本誤而

當以此本為正如太極說云無極而太極而

誤多一

誠章云誠斯立焉

立誤

家人睽復无

妄章云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作心誤九

十有九條今附見于此學者得以考焉

子州一

五三

兼山

五二

五

通書後跋

張栻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  
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栻刻于嚴陵  
學官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大明語道者不  
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  
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  
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為豈不可歎哉惟  
先生生平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

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  
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  
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  
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  
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  
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  
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  
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四



